

X527
SMY04



新婚之夜

伊·沙米亞金 著 辛守魁 林灑

275

04

新 婚 之 夜

(苏)伊·沙米亚金著

辛守魁 林 瀛译

光明日报出版社

新 婚 之 夜

(苏)伊·沙米亚金著

辛守魁 林 瀛译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北京永安路10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郑州市荥阳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4.69印张 100千字

1984年12月第一版 1984年12月河南第一次印刷

印数1——153,300册

统一书号：10263·007 定价：0.60元

—

中午。六月的太阳灼热难忍。天刚亮，我们就从本部出发。这一道儿我们只能休息一次，吃点东西，嚼两口面包就生葱，这生葱还是头一天小伙子们在鲁德尼雅谁家的草畦里“除草”时搞来的，吃东西时只能靠饮泉水把它送下去。

我本来可以走那条熟路。自从安排我同戈麦尔接头后，一年来这条路已走了好多次，尤其是冬天，因为这时你不容易走错路。我大胆地穿过乡村，也穿过警备队驻地。到处我都有熟人，我到他们那里歇歇脚，喝口水。有时，他们给我一大块面包，再不就是一些凉土豆，我道声谢谢，就拿走——在被占领期间，接受施舍真是家常便饭了。有时，女人们见到我，就抹眼泪：“我的可怜孩子啊！你怎么能一个人赶路呢？”可是，早先也有过特殊情况，当时一种奇怪的嗅觉提醒我：最好绕过所有乡村，和谁也不见面，不见好人，不见别的部队的游击队员，也不见坏蛋——德国人，不见警察——一直走到进城的检查哨。在那里，在检查哨，一切都好对付，只要来的时候你编好了理由，拿出证件。对于这些证件的真假，连经验丰富的检查官也不怀疑。万一有不识字的乡下警察可能产生怀疑，不让走——那很清楚，他是为了在长官面前显示一下自己的警觉，再不就是在你面前逞逞自己的威风罢了。

当初，还是在侦察队长沃洛佳·阿尔秋克交给我任务的时候，就在地图上指给了我必须走的路线。还有那个行动队

长费多尔，他喜欢一切都象正规军一样，扎扎实实而又威严庄重。游击队长可从来也没谈起我的行动路线。你随便走吧。的确，开春以来，差不多同戈麦尔的所有象现在这样的广泛联系，都是通过费多尔游击队完成的，他的部队就驻扎在城郊。我们，现在就要到那里去，到部队去。可是，还是在昨天傍晚，当我接到命令后，我就想，送玛莎去找费多尔时，不要让一个人看到我们。我不知道，为什么产生了这么一个简直是异想天开的想法。

我们走小路，这条路只有我自个儿认得，穿过树林、田野和草地。这些地方也许偶尔能有人来——采蘑菇的，采野果的。一般说来，小路上常常渺无一人，因为野草丛生。这些野草，上午还露水斑斑，柔嫩细软，可是现在，中午时分，它就坚硬多刺，缠脚扎人。当然，所有的村庄我们都是绕过去的，这些村子仅仅起地标的的作用，使我们不致绕远，不会陷入圈套。此外，还有太阳给我们指路。大概，就是不出太阳，在浓雾弥漫的时候，我也不会迷路——因为我有自己的方位，还有非同寻常的嗅觉，象沃洛佳开玩笑说的，有狗一般的嗅觉。

在戈麦尔城外，我们会遇到岗哨。在城里，会有几十甚至几百人瞧我们……但是，我什么也不怕，绝不惊惶失措，露出马脚。可是在这里，在这两条河当间的荒沙地上，我不愿意……我怕有人碰到我们，遇上这位玛莎，就是我们的游击队员碰上也不好。她特别引人注目，长得漂亮。从昨天晚上，我就不怀好感地多次想过，是哪个笨蛋派来了这么一个女侦察员？

我不想同她搭话，我们默默无言地走着。我在前面，她紧跟在后。三天来，我们住在一个土窑里，那时候，我

兴高采烈，象个喜鹊似地喊喊喳喳地说个没完，而她却一声不响，只唱着歌儿，歌声悲一阵儿，喜一阵儿。现在，我的沉默当然使她感到吃惊和不安。还是在鲁德尼雅城外树林里时，她就故意放开嗓门问我：

“你们这里连大树都长了耳朵吗？”

我没有马上明白她说的是什么，瞧了瞧她。玛莎诚挚而信赖地恳求说：

“请您别沉默啊，唠点什么吧。我可不喜欢人们一声不吭。”

我有点可怜她。她头一回到我们这里，而且初次去执行任务，所以，我清楚地知道，她有什么感觉，她心中想的是什么。我多次出来执行我的任务，大概，都感到平平常常，可是，要是我说过，我什么也不怕，那您可别相信。一些人说什么也不怕，这可不是真的。对于死不可能习以为常。只是经验和信心可以帮助人们比较容易地克制恐惧。要多想一想事业，少想危险。

但是，我的怜惜心情就是一阵儿，犹如昙花一现。这时，我非常生气，过后连我自己也感到过意不去。我想幸灾乐祸地问她：“您要是不能闭紧嘴，还算什么侦察员啊？”可是，我把话咽了下去。因为，就是在树林里也不能说这些话，隔墙有耳嘛。再说，对于我给带进城去的那些人的职业和任务，我没有权利谈论——关于这一点，不仅阿尔秋克、巴维尔·阿达莫维奇、游击队长告诉过我，连从大后方乘飞机来的少校也叮嘱过，他还用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训练过我们这些游击队的侦察员和联络员呢。一旦，你什么都知道了，他们把话都告诉了你，可是，你也得装做一无所知的样子。这样，当遇到不测时，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应付了。干我们这一行，

是随时随地都可能遇到不测的。

草地绵延数公里远，我打算顺着荆棘丛生的排水沟走。如果在哪儿碰上了割草的人，不是满可以躲躲吗？在这儿有谁盯着我们呢？现在正是割草的季节。女人们都去翻草或搂草了，再不，到哪儿弄把草耙，扛在肩上了好了……可是，当我们走出柞树林，踏上草地时，我突然又退了回来，钻进树林里。草地上就象赶集似的，到处都是人。男人，女人，孩子，卸了套的大车，有十来个人扛着大镰刀朝我们这边走过来。阳光照得镰刀闪闪发亮。这一伙人可使我大吃一惊。人们上草场干活就象战前在集体农庄里一样。为什么呢？玛莎也非常惊诧：

“这是干什么？”

简直天真得出奇！难道没看见干什么吗？

“割草。”

“怎么割？”她更为惊诧了。

好象我什么话也没回答。因为，她突然一本正经地责难起这些人来：

“我们打仗，可他们……割草。”

我很生气。这么个好斗架的女人！十分清楚，她是一个城里的娇小姐。也许，她以为，在被敌人占领了的土地上，整个生活都窒息了。他们居然派来这样一个人！带着这样的看法，碰上第一个警察就可能倒霉。

“人们要活下去。得养活孩子。”

“也养活德国人吗？”

我真想往她脸上唾一口。新来乍到，她就不分青红皂白指责一通。可是，不用我来开导她——她自己会好好想想，生活会教给她的。

草场上为什么会出现这一伙人，我是这么看的：按抽签办法把草场划分了以后，全村人就都来了，不管年迈，还是年轻。可是……如果从另一个角度看待她说的话，玛莎说的也有道理。割草也可能是为了占领者。根据他们的命令，为了供给军队。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人们就是被强行赶到草场上的，不用说，会有许多警察。这些走狗不放过一个生人，就连我们的证件也不好使。可是，要是从远方，从洛耶沃那儿走，不走大路，只走荒野小径，不用说，会引起每个法西斯奴仆的怀疑。

我们绕过了草地，进入了沼泽。我熟悉这片沼泽，去年被围困时走过。噢，那时候它帮了我们多大忙啊！而且，它也使免遭了讨伐者的屠戮。当时我们躲在密林深处，而现在，我们在林子边上穿过去。夏季是干燥的，但我觉得奇怪的是，这里倒能够钻进泥坑里去。原来，沼泽也是千奇百怪的，它有着自己的规律。干旱不是对所有的泥泞地带都有威力的，这不是说对小溪和河水没有威力，这些地方早已干涸了。时当六月，而在八月里，有时连沼泽也枯竭了，泥炭燃烧起来。可是，在夏季的第一个月里，到处长满了野草，开遍了鲜花。

从本部一出来，我就打着赤脚走路，虽然包袱里有一双皮鞋——因为，在城里你不能光着脚。他们给了我一双皮鞋，不收就不让我走。可是，我知道，游击队员弄到一双鞋可真不容易，所以，我珍惜它，比爱自己的脚还甚呢。可是这位小姐——我在心里就这么叫玛莎，却不顾我们的困难，早晨蹬露水的时候她就穿着鞋——舍不得自己的脚。我总想要告诉她把鞋脱下来。可是，我想了又想，也许，在城里，正好需要这样嫩手嫩脚的侦察员呢——也就再没有说什么。

在沼泽地，她不得不脱了鞋。当我们走进泥炭沼泽时，玛莎提起了裙子，正象俗话所说，提到肚脐儿上啦。于是我看到了她怎么把自己的一双脚弄脏，真想幸灾乐祸地嘲弄她一番。

“瞧瞧吧，我们是怎么生活，怎么打仗的。这可不是你压马路啊。”

然而，却没有笑起来。我的同伴掉队了。象我这样地走沼泽地，从一个土墩跳到另一个土墩上去，她不会。对于任何一个人，我都会谅解这一点——你不能把什么都学会嘛。可是对她，我却生气了。我们象送葬似地，拖着脚步。要是我一个人，早就到了费多尔的部队了，或许今天就能到戈麦尔。唉，要是没有她，我就不必绕道上部队去，那就会早到城里啦！

我等着玛莎，挖苦地责备起来：

“别拖啦，象个乌龟似的，就怕弄脏了你那双肥腿。”

“干嘛我们往泥坑里钻啊？我们有证明，可以象人家一样赶路嘛！”

的确，谁也没有命令我带她只走这条路，不让一个人见到我们。可是，那不行。这不过是我的主意，现在，它就象誓言一般，放弃是不可能的，这不仅是由于固执己见，或者是出于古怪的念头，而且也是为了维护战术计划：既然我们钻进了这样的荒无人烟的地方，那就应当隐蔽得更远些——这是我们的规矩。

玛莎不肯善罢甘休：

“你们还说过，全体人民都支持你们呢……”

她又扯到了人民。可是，我还没能明白，她是对我们的人民确实这么想的呢，还者为了嘲弄我。

我满严肃地说：

“我们倒要瞧瞧，没有人民，看你一个人怎么去打仗！”

她似笑非笑地抿着嘴：

“请讲吧，看你多么正确！象我们的副政工！”

我同我们别的女游击队员不一样，很少骂人——我不好意思——可是现在却忍无可忍，竟骂起娘来：

“要是没让公鸡鹤，你们早他娘的聪明啦……”

可我自己大吃一惊：我没有权利吵架。要是巴维尔·阿达莫维奇听到了，他该说什么呢？还好，玛莎并没有见怪。她嫣然一笑，环顾着近处的灌木丛，走近我身旁，并且善意地问道：

“你说，瓦丽娅，你想考验我吗？这有什么用？我要到城里去工作，不是在沼泽地。我同人打交道，不是同青蛙，也不是同老鹤。同人打交道我可能会……”

我们终于从沼泽里走了出来，踏上了坚实的土地，又碰上了割草的人。可是，他们只有三个人——两个男的，一个女的。我没有回避他们。恰好有一条刚刚走过大车的小路，野草被压倒了，我大模大样地顺着这条小路走着，这倒把玛莎愣住了。从她的眼色我看出，她连我的这种镇定态度都感到害怕。我们从割草的人那里走出去百十步远。那些人，拿起镰刀，象要磨磨似的，而且手搭凉棚，望着我们，他们好奇地望着。我非常熟悉乡下人对每个陌生人的这种奇特的兴趣。战争，象风吹落叶一样，使千千万万的人背井离乡。有些人，从铁蹄下逃生，有的返回家园，也有的带着食品要去换些什么……的确，战争的第三个年头的夏天过得很慢。希特勒匪徒害怕游击队，他们定下了严酷的法令。然而，人们仍然走来走去——饥饿是不讲情面的。所以，当地人对每一个

外乡人还象过去那样兴致勃勃地瞧着，有时带着戒备的神色，怀疑的目光。离大路越远，这种戒备的神色越厉害。这就是我不想进城前同这个美人儿抛头露面的原因：一望就知，她不是本地人，虽然明显地穿着乡下衣服——一条假缎旧裙，退了色的带圆点儿的女短衫，扎着“草房式”的头巾。

玛莎又责备起我们的人民，但已不再那么委屈了——她数落着割草的男人：

“年纪轻轻的，他们可以去打仗嘛。”

当然，他们可以去。我没有向她解释，也许，他们也同样在作战。有时，游击队员就回家去帮助妻子割草。如今，我们许多人就是这么干的。

放弃我的主意——即回避所有遇到的人——在我看来不会不付出代价。人就象孩子一样，即使侦察员也是如此，对他们无论如何也姑息不得。半天来，这位高傲的美人儿毫无怨言地听我摆布，我带着她，她跟着我。可是她突然造起反来。

在这片草地，在小山岗上，长着清一色的柞树，它们象哨兵一样挺立着，虽然不甚高大，但枝叶繁茂。就在一棵这样的柞树底下，有一堆干草——大概，是人家从谷地里拖来晒的，——前天下了雨。玛莎一屁股就坐在树荫下的草堆上。

“我可不能再走了，咱们歇一歇吧。全身都疼呢……”

我心里又来火了。我的亲爱的，那里是怎么教你们的？走这么二十五俄里你都不能。而我，每天要走六十俄里——从队部到城里，然后睡它五、六小时，起个大早，再返回来。所以，我的身体——骨头和肌肉，还有神经都绷得紧紧的。可是你，倒象天女下凡。你是否以为，在那里他们会把你搂到怀里，再不象侍候公主一样侍候你？

玛莎撩起了修长的农家裙子，露出来一双漂亮的膝盖。她的双腿被荆棘、树枝和硬草划破了口子，有的地方连血滴都凝住了。她小心翼翼地——也许，忍着剧痛用手指抚摸着伤口，那双手是白皙的，圆润的，长着漂亮的指甲，简直连修都不用呢。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她舍不得那双腿，似乎它们是她从事侦察工作的需要的最重要的东西。漂亮的双腿对于我这样的联络员来说，是不需要的，我需要的是粗大有力的双腿。我知道，虽然我走在前头，把荆棘踩成了一条小路，但我的腿却没有划破。我的腿永远也不会划成那种样子，因为腿上的皮肤好象一层铠甲，不管什么样的尖利的荆棘，也不能把它划破。我偷偷地，畏缩地瞧着自己的腿，又和她的腿比了比。于是，突然间我高兴了起来：真的，没有一处划伤，晒得黑黑的、淌过了露水的腿，闪着深褐色的暗暗的光泽，脚掌宽得多，脚趾象砸扁了似地长满了老茧。我也本想撩起裙子，比比我们的膝盖，可是，对于这种不合适的、简直是不自然的想法，又感到了羞涩和厌恶。在两年的战争里，我从来也没有想到欣赏一下自己，欣赏一下自己的身体，尤其是双腿。就是他，斯杰潘闯进了我的生活时，我也没有这样做过。

我想，应当成为一个严酷的和坚强的人，不然谁知道会落到哪一步呢。然而，我又突然恐惧起来。我带来的是个什么人呢？

柞树的叶子窸窣窣地摇动着，也许，这不是因为有风，而是由于炎热，由于树下热空气的吹拂，这热空气从地面，从长满青草的谷地升腾起来，冲向蔚蓝的天空。空中，有几朵白云慵懒地飘浮着。树叶并非在沙沙作响，象被风吹过的每棵树那样，它们只是曼声细语地和如泣如诉地颤抖着。柞

树枝头的两只鸟儿，也这样哀怨地和抑郁地相对啼啭，好象它们在寻觅配偶，而又永远不能找到一样。

玛莎看完了双腿，仰面躺了下来，望着天空，听着。她问：

“瓦丽娅，这是什么鸟儿？”

我没能答出来，玛莎感到很奇怪，我也在她面前觉得羞愧：一个乡下人，又是游击队员，在树林里生活了一年多，我本来应当无所不知；我觉得，在我们的林中生活里，我什么都知道，可结果呢，还不能说出这么一只普普通通小鸟儿的名字，我从小就差不多天天都听着它叫呢。

“它们在哭呢，”玛莎说，“不信你听，它们有伤心事。”于是，她停了停，叹了口气。“都在哭啊，人，鸟儿，大地……”

听了这句话，我心里一颤，霎那间对她就产生了另一种感情。遭受过巨大不幸的人，才能说出这样的话。难道她有不幸福吗？可她的外表却有点儿不象，而且，在本部里她又是那个样子。我的这种好感瞬息即逝。她什么事也没有！只不过说得好听罢了。

那棵老柞树，枝头并不繁茂多荫——多少年来风吹闪击，不只一次地摧折过它。柞树下，在我们身旁，太阳的光点儿在抖动的荫影旁闪耀着，好象在融化青草和大地。玛莎转了一下身子，伸了伸自己那双光着的腿，让太阳晒着。她不光想歇歇腿儿，还要晒晒太阳，晒干划破的伤口。这时，我心中又一次产生了对她的强烈的恶感。从昨天晚上起，这已有过多次。我对于自己的恶感很担心。对于自己人，对于同志，我从来没产生过这种情感。我可以对人大发脾气，更多地是对那些无礼地纠缠我的小伙子，甚至去年还打了一个人的耳

光。可是，要我这样……我心地还是善良的，尤其是对那些我送进城或者从城里带出来的人，那些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陷入魔掌和牺牲的人，更应当倾心相待。

“走吧！”我严厉地对玛莎说。

她莫名其妙地望着我。

“最冷酷无情的指挥官也让自己的士兵休息啊。要珍惜实力。你可是一个糟糕的指挥官。”

本来应当说，她选择的并不是最好的休息地点——光秃秃的，离最近的灌木丛也有三百来米。但是，不知为什么，我没有说。我屈从了她的要求。而这，就使我的心更加剧烈地翻腾起来。如果我这样，会产生什么结果呢？我带她进城去，所以，她应当服从我……我带过的可不是这种人。我带过游击队总部的代表，也带过游击队政委。他们都信任我，信任我的经验、能力、嗅觉，我的确有这样的嗅觉，象一条呱呱叫的猎犬一样，一俄里开外的危险都能嗅到。而现在，我却这样……简直都不象自己了。我没有考虑在路上应该考虑的事情，而是屈从于她，这个美人儿，她在本部时根本也不象个侦察员。就是在这里，也同样！不，够了。应当站起来！应当赶路！我已感觉到，不幸已在城门外的岗哨那里等着她，她躲不过去。这个玛莎，她这个样子就已经够引人注目了，尤其是男人。

我打算果断地命令她站起来，可是一瞧，却惊诧地看到，玛莎已经甜丝丝地无忧无虑地酣然入睡了。象一个孩子。看上去，无牵无挂，心平气和，毫无畏惧。她或许是并不知道，她到哪儿去，做什么；或许是……这太可怕了。同样可怕的是，她并不了解这一危险，而且，有可能碰到第一个岗哨就被捕，况且我想，她又不是那种值得我献身的人……我明白，

这种怀疑是荒诞不经的：因为她是从大后方乘飞机来的，也许，就是从莫斯科来的，而且不是一个人来的，还给游击队指挥部拍来了密电。为了抛开这一恶劣的念头，我欣赏起她的脸儿来：在睡梦中她更加漂亮了，白净的脸盘儿，头上是略带卷曲的金发，浓黑的、似乎描过的双眉紧蹙在鼻梁上端，双唇是丰润的，象孩子的一般，略有点儿如嗔似怒般地撅着，而且如马林果一样的鲜嫩，一点儿也不象我的嘴唇，被炎热烤得那么干裂。我带着某种恐惧和嫉妒的心情想着，要亲吻一下这样的双唇该多么好哇，对于男人……对于小伙子，这可是最大的诱惑呢。

玛莎的腿一颤，由于痛疼而抖动了一下——几只苍蝇落在划破的口子。开始，我本能地赶走了那些苍蝇和瞎虻。可是，当我看到了她的膝盖，看到了膝盖上面那双白皙的腿，我就觉得，我憎恶她。我第一次给一个我憎恶的人领路。虽然说，这种情感同对敌人的不一样，而是另一种的，但是，它却无论如何也不能有别的叫法。

……他们是四天前坐飞机来的。我们白天就知道了夜里要来飞机，所以，我们这些参谋部人员（我在排里算是侦察员，可是，没有任务时，有时在厨房，有时在医院里帮忙）被派到红褐泽去采集点篝火用的枯树枝。我们没有飞机起落场，机场远在多曼诺维奇附近的一个叫波列西耶的地方。联络员有时从那里接来客人。不过，来客经常都是空降到我们这里的。在我们这种艰难的、有时是单调的生活中，他们的光临就象过节一样，因为，就连打仗最终也变成了令人烦闷、单调的了。

我们欢天喜地、愉快地采集着树枝。红褐泽差不多是一个干涸了的地方，长满了桦树，这些沼泽地的桦树，长得不

高，还有些低矮的松树，而且，在那些有水的地方，水的确是红褐色的，肮脏殷红，犹如混进了鲜血一般。小伙子们曾激烈地争论说：看来，水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沼泽下面有铁矿的矿床。有时，对这个题目争论得热火朝天。可是，后来游击队里来了一位叫杰德科克的历史教员，他解释说，沼泽地里的确可能有矿岩，但不是自然矿岩，而是外地运来的矿石。查波罗什的哥萨克人沿着第聂伯河把这些矿石运到白俄罗斯森林深处，烧了木炭，再熔炼金属。难怪在两河之间一带，有些乡村的名字叫鲁德尼雅*。大家都赞同他的解释：在沼泽地里隆起了一些丘陵岛屿，上面生长着赤杨树丛，而且这些岛屿不是沙质的，是由烧过的矿渣构成的。也许，正是由于这些矿渣和矿石，三百年来才使水变成了红褐色。我喜欢关于自由的哥萨克曾在这里锻造过手中的武器的传说，我们觉得自己是那远古英勇果敢的人民的继承者，他们热爱自由甚于生命。

晚上，我请求沃洛佳·阿尔秋克带我到沼泽地去，迎接从大后方来的客人。

午夜时分，点起了篝火。这些篝火的方位是根据规定的信号安排的，因为，一年前，就是四二年的时候，游击队员们还缺乏经验，也没有可靠的无线电联络装置，还发生过这样的事：一旦德国人和警察发现了游击队的篝火，就在附近地方也点起了火堆，这就使得飞行员不知所措了。在我们这一带，就曾向敌方空投过爆破小组，小伙子们经过了一场力量悬殊的鏖战，结果七人中只有两人跳出了法西斯匪徒设下的陷阱。

* 鲁德尼雅(Рудня)，小土矿。——译注

黑夜，象夏天那样暖烘烘的，繁星当空。篝火奇妙地燃烧了起来，犹如远古时代的宿营地，火势不很旺，浓烟没有升腾而上，而是滞留在沼泽地里，蔓延成一束狭长的丝带。篝火旁留下了可靠的人，每个火堆一个，以便添加树枝。开始放湿树枝，免得火势太旺，后来，当听到了发动机的响声，就往上加干树枝——这时，它们象火药一样，烧成熊熊烈焰。剩下的人都在沼泽边上的白桦树丛里卧倒，准备应付万一。阿尔秋克还给了我一支德式冲锋枪。没办法防备大大小小的蚊群，它们简直饱餐了一顿，钻到了我们的嘴里、鼻子里。那年春夏之交，蚊子非常多，在本部我们就吃尽了它的苦头。

可是我，好象并没有注意到蚊子。我急不可耐地等待着飞机，好象我最亲的亲人坐着它来了似的。沃洛佳·阿尔秋克趴在我的身旁，他一个劲儿地吸着一种气味难闻的烟叶，为的是熏蚊子。他把烟向我这面吹来，呛得我直咳嗽。沃洛佳是个大色鬼，哪一个姑娘他都不放过，他总好动手动脚。可是，对于我，他从来也没有献过殷勤。早先，这还使我很难为情：难道我比她们都丑吗？可是，这时沃洛佳却不知怎么伸过一只手来，抓住了我的手，握着，并且诧异地问：

“你哆嗦什么？冷吗？把我的上衣给你吧。”

他的上衣很别致，那是沙皇军队的军官穿的，但是，我们都觉得奇怪的是，这件衣服却完全是崭新的；游击队里的人们绞尽脑汁：沃洛佳是打哪儿弄来的这件衣服呢？要是德国军服，哪怕是将军服，那谁也不会感到奇怪了，可是，它却是……有个人提到列奇察住着一个沙皇上校的寡妇。于是，小伙子们就哈哈大笑：“沃洛佳，你把上校寡妇突破了吧？”阿尔秋克神秘地冷笑了一下。

飞机正点到达了，不知在哪儿，那是半夜一点左右，正